

不久前，“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个话题，看似与敦煌相关，实则与中国考古工作者的缺少密不可分。本期，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西北望敦煌

杨宇全

中国文艺评论家

杭州市

文艺评论家



榆林窟，图片来源于敦煌研究院官网。

据悉，2022年高校毕业生多达1076万人，就业形势空前严峻，考研、考公、考编成了热门。然而，今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一个事业编制岗位的招聘，报名者仅五六人，最后竟全部缺考，一时间“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的话题登上热搜。在考公、考编热的大环境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边是带有编制的考古所岗位“零应聘”，这在“考古热”“文博热”日益火爆的今天，缘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差异？自然引发了大家对相关领域人才现状的关注与热议。

毫无疑问，敦煌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浓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璀璨的艺术宝库，但因偏僻的地理位置、严格的招聘和工作要求、较低的薪资待遇等因素，致使很多应聘者望敦煌而生凄惶，以致于“敬而远之”望而却步。“零应聘”成为热议的话题，这背后反映的最深层次问题，其实是考古人才短缺。而这样的难题不仅仅是敦煌研究院，很多考古机构也面临着同样困境。

泱泱华夏，作为文物大国，目前我国考古工作者十分短缺。据了解，全国省级以上文

物考古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有人数不足2100名，尤其是石窟寺人才培养体系更是有待完善，考古人才渐现断档之势，石窟寺文物保护、数字化技术人才更是严重缺乏。

从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招聘细则来看，对报考者要求颇高。学历至少是硕士研究生，而且必须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八大美院”。而且年龄也有限制，要求35周岁以下。除了前面讲过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薪资待遇较低等原因外，招聘条件设置过高也是让一些有志者望而却步的主要因素。

如何“破局”，有识之士也给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如不妨通过定向培养，采取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动等，增进聚才引才，解决人才短缺问题；人才布局要做到视野前瞻，绝不能“人到用时方恨少”等等。当然，想要真正扶持这类专业人才，不仅需要教育政策的倾斜，以及提高相关人才的待遇，还需要培养从业者的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因为考古工作不只是一项学术工作，考古工作者身负使命，重担在肩，不仅承担着发掘勘探的工作，更承担着守护历史文化的重任。

重视人才、发展人才，既是考古事业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待遇留人、事业留人、环境留人、感情留人固然重要，但对考古从业者的道德品质的教育与提升同样重要！是的，你既然选择了这项事业，就要做好为之奋斗终身的准备。

以三任敦煌“掌门人”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二、三代莫高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为敦煌文化遗产终身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人生历程中孕育形成的“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16字“莫高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尤其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都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坚守敦煌莫高窟多年，茹苦含辛，筚路蓝缕，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用毕生所学为“敦煌学”事业呕心沥血，为后来者树立了高山仰止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热爱与坚守、奉献与情怀，对一个考古工作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品质，因此要有“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与志向，学有所用，知行合一，用自己的才华和所学讲好中国故事，彰显文化自信，正是时代所赋予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重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近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年轻考古工作者对考古事业的热爱与挑战。在纪录片《敦煌师父》中，从南方过来的浙江大学考古学硕士张小杨，高强度的工作，恶劣的环境，和同龄人的差距，一度让张小杨陷入迷茫。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老师的悉心帮助下，张小杨逐渐安定下来，重新进入工作状态，石窟寺考古报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自己所从事的考古事业也越来越有信心。

尽管有时“理想很丰满，现实骨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家对考古事业的投入与人才重视程度的日益增强以及各项保障措施的跟进，西北望敦煌，不会再出现“零招聘”的尴尬与凄惶！

敦煌不

张瑞

“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引起众人瞠目。这条看似简单、直白的新闻，让人们有了更多的猜测。为什么？敦煌怎么一夜之间冷却了热气腾腾的高等教育，数不胜数的硕士生、博士生何以缺席“敦煌考古编制”？

社会给出的回答，有一定的道理。敦煌偏远，收入低，生活环境不够现代，文化生活也差强人意，总之，收入低的岗位没有魅力，艰苦的工作任务不想承担。在更多人的心目中，大城市、中心城市才是人生的向往，高收入职业、优渥的生活条件更是所谓成功者的标配。地老天荒的敦煌，单调、寂寞的田野调查，一头雾水的问古考古，快乐何在，希望何在，幸福何在？

的确，在一个消费主义主导的现实社会，这种感受、这种取舍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东西南北存在着文化与经济的落差，教育、收入、前程都会因为这个落差失去公平公正，因此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倾慕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敦煌毕竟是有着神话一样莫测迷离的地方，毕竟是高冷、深邃、博大、精深的文

化圣地，先贤曾在那里建功立业，取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建构了举世皆知的“敦煌学”。应该说，敦煌不是地处中国大西北的地理区域，而是人类文明的一块高地、精神世界的一个道场，是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心向往之的文化家园。令人不安的是，就是这样的地方，被“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的现实所解构，一瞬间，遥远的敦煌，富丽堂皇的敦煌，有着无数文化谜底的敦煌成为功利社会的一个弃儿。看着“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的新闻，不知从何说起。

其实，敦煌的被冷落，预示了一个巨大的精神危机。在追求物质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被消费主义所裹挟，一味追求感官享乐，放弃了理想主义情怀，把心中的“诗和远方”抛到一边，开始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

世俗社会，“升官发财”的梦或许是很多人都心向往之的，这本没有对错。只是在一个蓬勃的社会里，本该更多人拥有特立独行的生命品质，敢于挑战世俗，超越生命的极限，追求人生的新天地。20世纪初，在西域进行考古发现

工作的中西探险家斯文·赫定、陈宗器、黄文弼、伯格曼等人，如果缺少这种精神，就不会取得发现楼兰古城遗址一样的考古成果。陈宗器、黄文弼在大西北长期驻扎，在天文、地质、水文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一句话，是理想主义的光芒照耀了他们前行的路。作为一代卓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用自己的人生实践告诉我们，风花雪月是虚幻的存在，灯红酒绿是浮浅的诱惑。一个人的选择，不能被眼前的利益遮挡，一个人的人生也不是为了苟安享乐。由“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意味着理想主义者越来越少了，更多的人趋于现实的功名利禄，没有心思去寻找诗和远方。于是，学历等于职位，职位等于社会地位，社会地位等于个人价值，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这个样子。

敦煌不远，敦煌就在我们心间。作为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精神所在，她始终安静地与世界共存。于敦煌而言，我们的冷漠或是怯懦，只是众生的一种生存状态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